

浅析赵本夫“地母三部曲”中的地母原型

郭晓敏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邮编 410000)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江苏籍作家赵本夫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 他笔耕不辍,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执著于乡土写作。他笔下的“乡土”超越其现实意义, 成为传达其独特文化观念和人类集体经验记忆的一种载体和工具。其中大量“地母原型”的书写, 更是彰显了独立的生命个体永远摆脱不开的“乡土情结”, 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人类文明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 赵本夫; 地母三部曲; 地母原型; 原型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赵本夫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耕不辍, 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作家出版社在2011年整理其作品出版了《赵本夫选集》8卷本。赵本夫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1981年处女作《卖驴》开启了他的文学征程, 这个阶段主要“关注现实生活、关注农民心态”; 1984年, 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 写作视野更开阔, 开始“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探讨国民性的问题”; 到了第三阶段, 他开始“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 如《白驹》、《涸辙》、“地母三部曲”等。其中“地母三部曲”包括《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 这是赵本夫倾尽其人生积累的一部力作, 他试图通过这三部曲表达自己对人类文明的一些思考。

当前学界对赵本夫的研究已经较重视, 新的研究视角层出不穷, 但是目前以原型批评为方法指导对他的“地母三部曲”进行阐释的几乎没有, 而对“地母三部曲”的研究也多单独评论其第三部《无土时代》。本论文从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文本出发, 把原型融汇在作品的叙事话语中, 将其当作是理解赵本夫作品深层意蕴的一个透视镜, 旨在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论述赵本夫文学叙事中的“地母原型”, 这种神话原型的阐释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化和心理层面去理解赵本夫文学叙述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原型批评”及“地母原型”的界定

原型(Archetype)概念在柏拉图时代就被用于哲学和神学领域, 而现代原型概念最初是个心理术语, 是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 他在《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一文中说, “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加拿大的诺斯洛普·弗莱将其转换成文学理论术语, 是通过神话故事、意象的“重现”、主题的反复、母题的置换变形等“载体”显现出来的, 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形象和模式”, 是“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他认为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超越个人意识的表达, 潜入到原型的模式之中, 从而表达出人类潜在的愿望, 从原型象征中发现人类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深

沉意义。

所谓原型批评，即“从神话着手从宏观上研究文学艺术自身的内在类似性，即其程式、结构模式和原则，并从整体上探寻文学类型的共性和演变规律”，因此原型批评也可叫作神话批评，或图腾式、仪式的批评，通过这种神话原型可以将远古与当代联系起来，可以深入挖掘出文学作品潜在的意蕴，正如司各特在《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中所言“原型批评旨在发现和破译文学作品中的密码，使之更能为我们理解”，进行原型批评需要宏观的视野，即从广阔完整的结构中去寻绎蕴涵其中的普遍规律，挖掘深藏在文学现象背后的民族的、或种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原型批评对文学最大的贡献。

荣格曾说“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母原型主要是源自人类童年时期和母亲的亲密相处，受到母亲呵护照料的普遍经验。此外，在初民看来，土地具有旺盛的生产能力，这与人类的生殖存在某种联系，因此古人在造“地”字时用像女性生殖器的象形字“也”作义符，同时将土地尊称为“地母”，敬拜地母是许多民族都有的一种原始信仰。“地球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生命摇篮，大地是蕴藏着无限生机的温床，泥土是带着大地气息的滋养品，而洞穴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母亲的生殖器，是母性和繁殖的代码”，因此人类对母亲的“恋母情结”与人类对土地的“恋土情结”是有同构性的，母性崇拜与土地崇拜可以归总为一种“地母崇拜”。

原型批评往往能追溯到某些特定的神话，或是显有神话特征的基本文化形态，在源远流长的中西方文化历史中，都有许多关于“地母原型”的神话，如中国的女媧后土、西方的盖娅。女媧神话是母系社会的一个产物，她炼石补天、抔土造人，并且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的生命，她是华夏民族伟大的母亲，是被民间广泛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盖娅则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众神之母，是希腊神话中最早出现的神，她拥有装着万物之种和生命泉水的生命之瓶，并且终日不辞辛劳地向凡间灌注生命泉水，以确保万物能交替繁衍、生生不息。

赵本夫的《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直接以“地母三部曲”合称，说明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触及到这个深刻的地母原型，而且这种原型的塑造充满了现代性特征，是对现实的深切关照，是对人类城市文明的一种深刻反思。将三部作品进行整合解读，可以发现他的文学叙事是立足于人类回归“大地母亲”的模式，具体表现为以土地、水的自然意象和母性化的女性形象两类核心意象，它们是“大地之子”们得以走向回归之路的精神支撑和生命母体，两类意象的紧密结合及巧妙的置换变形，构成了“地母原型”的深刻内涵。

二、“地母原型”的呈现方式

赵本夫曾在自己的创作谈中说道“这三部书虽然说相对独立、可以单独阅读，但内在又有联系——就是大地母亲——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大地的关系这样一个很大的主题”，

这三部书的叙述时空不同，叙述的对象也在发生变化，但其中不变则是具有“地母性”的自然意象和人物意象，“地母三部曲”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呈现其文本中的“地母原型”的。

“土地、水”的自然意象和柴姑这个具有“地母”寓意的女性形象是这三部书都有涉及的核心意象，也是小说的一个主心骨。

1、“根”的栖居——土地家园

这三部作品中都有许多“地母”型意象，这是地母原型的一种间接表现方式，如大地、山川、天空、森林、河流、草原、天空、海洋、日月星辰……甚至那些具有包容性的器具、兽类等，其中大地和水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们如地母般是博大、孕育、滋养生命的源泉，同时也以其自身的博大、包容而藏污纳垢，具有浓厚的母性意味。

第一部《黑蚂蚁蓝眼睛》写的是文明的断裂，黄河决口以后把大地、村庄冲垮，人畜死亡无数，人与大地重新回归自然。透过柴姑的视角，表达了人类对土地的敬畏与亲近，“它以它的厚重和博大包藏万物，承载山川、河流和大森林，孕育着万物灵性”，黄河决堤后，石洼村变成了一片荒原，在柴姑看来“金子只是金子，土地却是一切”，土地能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同奇妙的魔法，实际上是对土地生孕能力的赞美。作者笔下的大地是凝重博大的，是“万物之母”，“人间多少是非，在它看来都不值一说。是也罢，非也罢，最后都由大地包藏化解”，大地能藏污纳垢，具有母亲般的包容宽厚。如果说柴姑对土地爱得痴迷，那么老大对黄河的爱则是绝望的，老大在黄河决堤的灾难中存活下来，黄河只剩了一副空旷的躯壳，可是他却不能忘掉黄河，“忘掉黄河边的一切，忘掉在黄河大浪中搏击的岁月”，黄河尚在的时候，他对日复一日的捕捞生活常常感觉厌倦，可是黄河离去后他才意识到“黄河早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祖祖辈辈的血汗是和黄河水一起流淌的。除了黄河，自己一无所有。”老大选择回到黄河的怀抱，他终身守候在黄河故道残堤下的庵棚里，他不承认黄河已经逝去的事实，仍旧高歌黄河的黄金时代，“黄河是不死的，那时鸿蒙初开，天地分体时撕开的一道伤疤。那伤疤里有筋骨皮肉，流淌着一脉原始的血液，它是天地合一时的见证。有了它，高天虽远却向大地投来永恒的注视。地因有了这脉原始的血，才孕育出万种生灵，草木丛林鱼蟹麟兽才能生生不息。”在他看来黄河的地位高出土地，或者说他认为黄河是土地具有生机的决定性因素。再后来，在荒原上的暴雨之夜，他感受到荒原的壮阔，感受到其惊心动魄的魅力一点不亚于黄河，他认为“这壮阔的荒原正是那条消失的大河造成的。这里有黄河的一切声音，这沙土、茅草中浸涵的都是黄河的血液。这荒原上蓬勃的所有生命品类都是它养育的。”他开始尝试与土地和解，醒悟了土地和黄河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它们是密切联系的，黄河的河床不就是土地吗。对于水，老二和他的家族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拜，之前在黄河里打鱼谋生的时候，父亲常带领他们兄弟三人祭拜黄河，“水，就是他们家族的神”，他亲身经历了水的无穷威力和神奇，深知“水能养育万物，也能毁掉一切”的道理，他对水对黄河充满了敬畏。

第二部《天地月亮地》是关于文明的重建，在这个时期，人们重新瓜分土地，围绕土地

展开生死搏斗，他们大多是为了生计，是把土地当成最大的财富进行疯狂抢占，失去了原本的敬畏心理。埋下象征占有的地界条石时，柴姑“感到一种飘渺的神圣，又有一丝莫名的恐惧”，仿佛这是对土地的一种亵渎，土地会因此变得无比沉重，“那些地界如巨大的铆钉穿进土地的肋骨把它固定住了”，似乎预示着关于土地的一幕幕悲剧。原始的荒原已经变成庄稼地和村庄，建立起新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土地的神话被瓦解，土地不再充满诗情画意，不再神奇美妙，而是变成了充满血腥的财富。作为大瓦屋家族的后代，天易生来便怀有对土地的爱，他常常在晚上趴在草地上，“凝神感受大地呼吸的节律”。第二部中老大仍旧荒唐而固执地守在黄河遗址，“他像一块顽石矗立在老黄河沿上，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孤独地看守着他的黄河躯壳”，守候着他的精神家园，甚至在与柴姑一次次的交媾中，他仿佛找回了“大河的感觉”，性爱的快感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对河水信仰的倾泻。除了对黄河的记忆书写，第二部还记载了关于蓝水河的传说，它比黄河的历史还早，“整条河流像一只巨大的怀孕的蜥蜴，在荒原上艰难地爬行。那样子丑陋可怕，给人一种怪诞的神秘感”，村里人都很害怕这条宁静而神秘的河，天易和罗爷却觉得蓝水河很亲切，“好像前一世就是蓝水河里的一条鱼”。天易迷恋蓝水河也是一种天性，蓝水河就像一个完整的女人子宫，是他的母亲河。

第三部《无土时代》通过对城市的书写对文明进行追问，表达了对“落叶归根”的乡土之思。小说的标题便是触目惊心的，在现代化的木城，日月星辰被看作“很乡下很古老的东西”，在人造的都市中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日益减少，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失去对土地的记忆。但其中也有不少被视为异类的人仍旧对土地持有痴迷的感情，如编辑石陀，他“迷恋土地近乎病态”，甚至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唤起木城人对土地的记忆，他认为“大地是一个能吸纳、包容、消解万物的无与伦比的巨大磁场”，而城市的水泥地和高楼把人和大地隔开了，于是“所有污浊之气、不平之气、怨恨之气、邪恶之气、无名之气，无法被大地吸纳排解”，因而被人类吸入身体，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形成了丑陋的城里人。作家柴门的作品也表达着他的“大地情结”，他对都市文明持着批判和同情的态度，认为“城市是个培育欲望和欲望过剩的地方”，“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同时他也相信人们对土地是持有天然的感情，只是暂时遗忘了，“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这是最好的证明。来自大瓦屋家的天柱更是产生了在城市里种植庄稼的想法并且付诸行动，而小说中不少女性人物更是以庄稼为名，如谷子、麦子等。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木城人似乎恢复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满天繁星下的木城人也恢复了安稳香甜的睡眠。

基于农耕文化的重土观念使人们对土地产生一种本能的心理崇拜，对土的依赖毫无疑问是“地母三部曲”的情感纽带，维系着石洼村、草儿洼、大瓦屋家族的世代传承。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这种“恋土情结”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土地成为人类灵魂最终的归宿，这是对于土地的神圣的“根”的意识。

水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积淀是母性意象的体现，荣格也曾提出过这种思想，“灵魂寻找

其失去的父亲——像索菲娅寻找拜索斯一样——的道路伸向了水边……无论谁选中了精神的贫瘠状态，被带往其逻辑结论的新教的真正传统便走上了那条引向水边的灵魂之路。”诺伊曼更是直接称“母性的水不仅仅容纳；它也滋养和变形，因为一切生物都依靠水或大地的乳汁而成长并维持其生存”，“能容纳的水是生命的原始子宫，无数神话人物都由它诞生”。显然，水的意象也蕴含着人类灵魂深处的寻“根”意识，天易在蓝水河中游泳仿佛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水事实上是一种母神崇拜的原型意象。

2、“心”的依存——母性港湾

埃利希·诺伊曼曾说“赋予生命、营养、温暖和保护，女性从一开始便具有‘伟大’的特征。女性之所以表现为伟大，是因为那些被容纳、被庇护、被滋养者依赖于它，并且完全处于它的仁慈之中”，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中也塑造了柴姑、茶、小迷娘、天易娘、八音、梅老师、谷子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但能担得起“地母”称号的非柴姑莫属。她的出场带有“遥远而荒凉”的色彩，她的嘴角总是泛着纯而野的一点笑意，丝毫没有羞涩之态，像是一个没经过教化的野女子。但是她随便而放荡的神态语气却透露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她非常的美丽，但是她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村里的几个老人对柴姑的出现害怕极了，“是那种不可名状的惧怕。过往的和未来的人生艰辛和苦难，都不足以令他们有这样的恐惧感。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颤栗。”她是天生的“蚁王”，成天拒绝着蚂蚁，她的出现似乎给石洼村带来了洪涝的灾难，但实际上这只是生命的又一次轮回，是人对土地的又一次亲近。虽然她的外貌带有中原人罕见地野性美，脸上带有男性剽悍的山林草莽之气，蓝幽幽的眸光暗示着混血的身份，但她对人类和土地都包含着悲悯和崇拜之情。她解救了落难的老佛，并认为救活一个人是一件让自己感动和快乐的事。柴姑不同于世俗的母亲，她是拒绝“母亲”这个角色的，即她是拒绝人类的母性的，她享受的是像土地一样生育的过程，但她不会也不愿带孩子，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要耕种土地，创造生命的奇迹。她会收获农作物放在自己的乳头上、肚腹上、两腿间，幻想这些都是自己生出来的，她认为女人生娃娃和土地里长粮食是一样奇妙的事情，她抚摸自己的肚皮就像抚摸着一片大地。

与那些表现呵护、润泽生命的善良母神不同，赵本夫重在展示地母神的另一面，即藏污纳垢的包容和恐怖，柴姑的出场过于神秘，甚至有老人因她的出现而害怕得自杀，但是她的心慢慢变得像土地一样辽阔，那时一种很宽容的心境，“什么烂东西都能包容，连粪便污物都能化腐朽为神奇”。这种包容隐喻了柴姑身上自我完善的力量，能凭着她自身生命的能力，吸收外来的营养，化腐朽为神奇，这种自由自在的容纳状态恰恰是生命最原始的面貌，陈思和也曾阐发了类似的观点：“我将这种奇异的能力称之为藏污纳垢的能力，能将天下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务，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柴姑是石匠的后代，也是大瓦屋家族的创始者，她为建立和支撑大瓦屋家族并为此付出的苦难，可以说是荒原上真正的奇迹，“她的坚韧和承受力像大地一样深厚”，在人们心目中，“柴姑几乎就是土地的化身”，她自身的坚韧和藏污纳垢的特质使她彰显出亢奋的生命力。

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是人类心灵依托的港湾，显然柴姑具有坚强的生命意志和超凡的领袖才能，因此在原有的社会文明和秩序被破坏，个体生命饱受自然摧残面临生存危机之时，她能买下大片土地，收容众多难民，创立自己的草儿洼“王国”。柴姑是整个草儿洼社会的权力中心，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臣服于她，这是“作家在《地母》中精心建构的女性权力中心之社会文化形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认知维度来致力表现女性权力和意志在人类繁衍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赵本夫自己也曾谈及这一点，“在所有这些人中，都是以女性为中心开展的，……世界是由女人创造的，男人的一切表现不管多么强大，最终在精神上是皈依女人的。人类繁衍和发展是由母系社会开始，不仅是创世纪的，而且是有终极意义的。”这是赵本夫的一种独特的写作思考和认真的艺术探索。

三、原型建构的意义

司各特曾经说道“图腾式批评显然反映了当代对人的理性和科学观念大为不满。人类学模式的文学旨在使我们恢复全部的人性，重视人性中一切原始的因素。与强调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的心理分裂相对照，人类学模式的文学使我们再次成为初民的一员，而原型批评就在于从文学中发现这种初民身份的表演。”赵本夫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设置大量的“地母”原型是其对现实的一种介入方式，是用理想之光去照耀现实，他不回避但也不执着于现实的丑恶，而是将其引渡到有希望的地方，他曾坦言“理想的产生正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满，描绘理想就是指向现实”。赵本夫正是因为关注现实，认识到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变得扭曲，他认为“只有把大地、把大自然当作母亲的时候，人类才会回归自然、回归平和”，“大自然、大地既是人类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大地是我们人类的母亲”。事实上，他是通过这种文学创作去探讨关乎人类的话题，即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也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回顾与思考，人类经过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等，作者对于人类早期最混沌最原始的状态有一种深深的认同感，因此他透过神话原型的再塑造，记录了人类文明的悲剧及对这种悲剧的成因进行一些思考。

通过这种原型批评的视角，我们更能理解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人文精神和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他的文学创作是关注社会、人生与自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他惯于用一种温情的方式去表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纠缠。神话原型、魔幻现实、象征符号等多种现代写作方式的运用，是赵本夫积极的艺术探索，这种多形式创新的目的不过是他试图还原人和自然的对抗力与亲合力。

参考文献

- [1] 赵本夫. 黑蚂蚁蓝眼睛[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2] 赵本夫. 天地月亮地[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3] 赵本夫. 无土时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4] 徐兆淮. 赵本夫小说创作的蜕变轨迹[J]. 文学评论, 1987 (5)
[5] 吴义勤. 赵本夫论[J]. 钟山, 2009 (6).
[6] 丁帆. 人的生命意识窥探和技巧转换——论赵本夫小说的创作[J]. 当代文坛, 1990 (5)
[7] 刘旭. 先锋与传统的整合——《地母》及赵本夫的小说创作[J]. 小说评论, 1998 (6) .
[8] 赵园. 地与子[M]. 北京:北京文艺出版社, 1993.
[9] 张中载. 原型批评[J]. 外国文学, 2003 (1).
[10] (美)司各特编著; 蓝仁哲译. 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3.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乡土本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of the earth mother in Zhao Benfu's 'trilogy of the earth mother'

Guo Xiaomi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Abstract: Since 1980s, Jiangsu writer Zhao Benfu has been active i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ircles, he keeps writing, with a serious attitude dedicated to local writing. The 'native land' he wrote surpasse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became a carrier and tool to convey his unique cultural concept and the memory of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The writ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land mother archetype" highlights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 life and is always out of the 'rural complex'.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see hi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Keywords: Zhao Benfu, trilogy of the earth mother, archetype of the earth mother, archetype criticism

作者简介:郭晓敏 湖南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